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十日谈

薄伽丘（意大利）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十日谈

著 薄伽丘（意大利）

【第一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王军鹏主编.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 - 80606 - 498 - 2

I. 世… II. 王… III. 世界文学 - 名著
IV. I20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36 号

世界文学名著·十日谈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32 开 18 印张 47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 - 80606 - 498 - 2/I·36

定价:36.00 元(共 2 卷)

原 序

给烦恼的人以同情是合乎情理的事，所有人都应该这么做，需要慰藉并且从别人那里得到过慰藉的人更是不可推卸。在需要安慰，而确实幸运地得到的人当中我就是个。从青春年少到现在的我，一直被一种崇高的爱情所纠缠，我如加以土露，人们会以为为我这种非分想与我卑微的身份不相符。虽然一些知道我的爱情的知书达理的人对我很赞叹，我却始终忍受巨大的煎熬，虽然不是因为我所爱的女郎心如坚石，而是难以驾御的欲望在我心中点燃的烈焰，那些欲望不是理性的量度所能左右的，它们常常把我折磨的死去活来。

当我苦闷的时候，我的痛苦因朋友循循善诱和谆谆开导大大减轻了，以致我确信，是因为他们我才得以留住性命。万能的上帝根据亘古不变的法则规定尘世万物均有归属。虽然我的爱情灼热无比，虽然任何徘徊、规劝、露骨的羞耻和不言而喻的危险都不能让它破灭或减少，但我祈求上帝让它随着时光的推移自生自灭。它终于泯灭，只剩下爱的激情赐予那个无缘在爱的无边大海中远航的人的快意。我原先感到满目凄凉，现在脱离了苦海，心情特别的舒畅。

我的痛苦虽然已经过去，那些曾为我一洒同情之泪的人给予我的恩情我并没有遗忘，我相信我不会忘记他们的高尚情谊，除非我死了。我一直以为知恩图报是最值得的颂扬的美德，而忘恩负义在应受到谴责。既然我现在已毫无牵挂，为了表示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决定竭尽全力、结草衔环向那些人献上一些欢娱安慰。我的慰藉对那些聪明、满面春风的人不一定有效，但起码对另一些人是

适用的。即便我的帮助或者安慰对于需要它的人可能不足挂齿，我仍然应该涌泉相报，因为它在那些最适宜的场合会起更大的影响力，会受到更多欢迎。

不论任何人，没有谁能否认淑静的女子比男子更需要我的帮助。是啊，她们娇弱的胸怀羞怯地隐藏着恋爱的火焰，曾经体味或者正在体味爱情的人都明白，郁积的情焰比公开大方的更热烈。另外，女子必须服从父母，兄长和丈夫的压制，不能尽情欢乐。绝大多数的女子在香闺的小天地里蛰伏简出，百无聊赖，心情缭乱，不可能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假如炽热的欲望引起哀愁，而没有新的思绪加以消遣，她们只有把它藏在心底。何况女子比男子更难得到宽容。堕入情网的男人有不同的情况，这是人所尽知的。他们若有愁苦悲伤，不缺缓解消除的办法。只要他们愿意，可以得到外面去走走，有很多可游目聘怀的事。他们可以打猎，垂钓，驯鹰，骑马，赌博，经商。通过自己的办法，每个人多多少少可以打起精神，改换一个心境，从而减轻痛苦得到安慰。

柔弱的女子对造化并不强求，命运给予她们安慰时却非常吝啬。为了弥补命运的缺憾，也为了安慰多情种子（别的女子有针线、捻纱杆排遣苦闷）；我在这里讲述了一百个故事，也可以说一百篇寓言，可随你的意愿称呼它。那是有七女三男共十个正派的青年在最近这个瘟疫遍行，哀鸿遍野的时期分十天道完的。中间还空插许多女郎们唱的娱乐的歌曲。这些故事中既有悲欢离合的爱情纠纷，也有古往今来曲折离奇的事件。淑女们看了能够消愁解闷，聊以自慰，同时得到有用的教训，知道什么应该回避，什么可以模仿。如果天遂人愿，达到期望的效果，她们不妨感谢爱神，我有可能为她们提供的欢娱是因为爱神摆脱了羁绊。

第一日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的天赋都是悲天悯人的。我知道，在你们眼中的这本书的开端未免沉重凄惨，令人想起前不久那次可怕的瘟疫，死亡遍地、十室九空的情景伤心惨目，亲历或耳闻的人至今仍心有余悸，那惨象仍历历在目。可是我不希望你们在打开本书之前就退缩，认为阅读时会叹息不已。其实我这个凄惨的开端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险峻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疲劳，坦荡平卧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度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的开头苦恼也会变成快乐。经过短暂的痛苦，接下来是甘美和愉快，这一点我事先做出承诺，免得你们因我不事先交代而耐不下性子等待。说真的，如果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带领你们沿着一条不算崎岖的道路到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方，我很愿意那么做，可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看到的事件的铺衬，不追溯背景无法写下去，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想写的文字。

上帝的儿子化身降生之后，过了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壮丽的都市——那有名的佛罗伦斯——流行一种致命的瘟疫。这种病发源于东方，这究竟是我们有许多罪孽上帝要惩罚我们，还是上帝受了天堂人们的怂恿，这还不大了。在短短的数年内，竟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并且从东到西，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逐渐蔓延。为了防止这种疫病，人类用尽了智慧，但都毫无效验。清除城市的污秽之地，禁止病人入城、指出个人保健要点，颁布实行种种的卫生法令，笃信上帝的民众举行仪仗严肃的巡礼和其他各种仪式。但到了那年春天，奇异而可怕的后果开始发生了。在东方染上瘟疫病人鼻孔出血，是必死的症状，但这里的病状有点不同，染疫的男

女，都在胯或腋下，隆然种起一种和鸡蛋大小相似的核瘤，人们叫它疫核，这疫核会从不人胯或腋下传播到全身。但后来病状又变，只在病人的臀部或身体其他的部位，发现许多或大或小的紫黑色斑点。这种斑点也是必死无疑的征兆。

医师的劝告和药物的救治都不能阻止这种病疫的蔓延，许多不学无术的人，因为社会上的需要，也像受过训练的医生一样，开始行医治疗。究竟是根本不可能治好这种病，还是医生无能，找不出发病的原因，不能对症下药，没有人弄明白这个问题。多数病人，大概都是在疫核出现后的三天内变死亡了，有许多病人根本没有发热或者别的迹象；在这场瘟疫中能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这种病疫十分可怕，传染十分迅速，即使健壮活泼的人，只要一走近病人，变会传染得病，就像猛烈的火焰吞噬附近干柴一样，更不用说和病人谈话或接触了。哪怕是碰一下病人摸过的东西或者穿过的衣服，都有死亡的危险。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或者不是可靠的朋友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个骇人听闻的事，更不用说写下来了。因为这病的残酷，不仅能由这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而且由病死的人的衣物也能传染，能传染到别种动物身上，许多动物竟因此丧命。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件大事：大路上放着一些病死的穷人的破旧衣服，沿路来了俩头猪，像往常找东西吃的时候一样，伸着长鼻子拱了拱破旧的衣服，然后又嚼了一阵子，突然俩头猪都倒在破衣服上，像吃着毒药似的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依然健康的人中间带来许多焦虑恐惧，到头来他们不得不实施一个相当残酷的措施：尽量避开病人和他们的东西，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持健康。不少人认为生活有节制、禁戒一切过度的行为就能免受灾病之祸。所以他们三五结伴，藏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世。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坦些，适度地享受美酒佳肴，遇事适

可而止，不与任何人谈话，对外界的死亡或疾病的情况不管不问，借音乐和别的力所能及的娱乐度过光阴。另一些人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说只有敞怀吃喝，纵情快活，尽量让自己的欲望满足，纵情玩乐。才是对抗疫病的灵丹妙药。他们说道做到，尽力实现愿望，夜以继日地一家酒店到另一家，毫无顾忌的纵酒狂饮，大笑狂歌，甚至冲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这一点很轻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聊以偷生，似乎明天不过日子了，自己的家业都置之不顾，许多私人住宅好像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只要愿意，可以随便走进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他们恒下一条新，连病人见了他们也躲让三分。

我们的城市陷进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和浩劫，以至于令人敬畏的法律和神圣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实际上，执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普通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余下的和家人一起闭门不出，压根不能行使职权，所以人们无法可依，为所欲为。除区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很多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态度，既不像前一种人那样困闭室中，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尽情享乐，而是依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他们不是自我囚禁，而是手拿芬芳的花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们时常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相信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抵御充斥在空气中的死尸、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更有些人残忍无情，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有效的办法。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们只关心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背离城市、家宅、亲人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里，好像认为上帝为了处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降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推延到别的地方，还以为谁都不应该留在城里，否则末日将至。

人们各持己见，议论纷纷，但并非所有的人全都死光，也不是个个能保全性命。事实上许多染病的人分布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样板，得病之后遭到抛弃，孤零零到奄奄一息，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指望街坊邻居互相照应了。人类似乎都六

亲不认了。亲戚朋友大都老死不相往来，叔父遗弃侄儿、哥哥、姐姐遗弃兄弟，乃至妻子遗弃自己的丈夫，好像都是平淡无奇的事。最难以相信，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是父母不愿照顾自己的亲生的子女，好像并不是他们亲生骨肉一样。

大多数得病的男男女女都无人照顾，只得求助于极少数侠义的朋友，或者贪婪的仆人。因为在这时候，哪怕是提高工资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受雇。就是有几个愿意受雇的，也是那些粗鲁无知的人，没有看护的常识，只能是病人要什么给什么，或者看看病人何时断气给病人送终。这些仆人在挣大钱的同时丧命的不可盛数。正因为一旦染病无人过问，亲戚朋友不相往来，仆人又十分难雇，就发生问所未闻的怪异风俗。美貌的贵妇染了病，会毫不犹豫地雇佣壮年男子做侍仆，当病情需要时，会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一样毫不害羞的裸露身体的任何部位。所以一般病愈的妇女比以前的道德观念要松懈，这大约也是原因之一。

学多本来可以保持性命的病人，由于无人照顾或者照顾不周，大都死了。再加上病疫传染力极强，而且缺人照顾，城中居民无论在白天黑夜都大批大批地死亡，这种情况只要睁眼看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不需要调查探问。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人们中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和以前大相径庭的风俗习惯，这都是因为在疫病中人们需要的啊。

按照以往的风俗，谁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女人同死者的女眷合在一起，为去世的人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其他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口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教士来了，他们的级别要依据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人们抬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跟在后面，蜿蜒着前往生前指定的教堂。但当疫情日益严重时，这些风俗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而新的规矩随之而起。病人临终时不但没有女人们为守床前，甚至没有一个人在场，能够获得家属的真心哀伤和辛酸眼泪的

人少而又少。与之相反，大多数活着的人及时打闹嬉笑。本来女人天赋同情，而今为了身体健康，竟出乎意料地学会了那种风气。守护尸体去教堂的邻人最多十多个儿。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声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顾来专职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最下等之徒。他们步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在世时指定的教堂，而通常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完事。他们后面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寥寥无几，甚至有一只蜡烛都没有，也不费工夫一本正经地进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仍下灵柩就草草了事。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流阶级的情形更凄惨。他们因为贫穷，或者企图侥幸，大多留在家里，染病的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顾，只有死这一条路才可以走。白天黑夜都有许多人倒在路上，虽然另一些人死在家里，也直到尸体腐烂发出恶臭时才被邻居发现。

市民中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习惯：一旦发现哪家有死人，就找一些搬运夫从死者家里把尸体抬出来，放在门口。那并不是对死者发慈悲，而是考虑到尸体腐烂妨碍他们自己的健康。第二天早上，街上路人会看到无数的尸体。接着运来棺材，棺材不足，往往就把尸体放在木板上抬走。

一个尸架上常常放着两三具尸体：夫妻、兄弟或父子。两三具尸体，同时用一个尸架抬出去，也是平常的事。礼拜堂出来的牧师，两人一队，拿着十字架往前走；牧师原以为是给一个人举行葬礼，结果常是不约儿同地抬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葬下去。过去，人们习惯于以点蜡烛送殡表示哀悼，而在那时，对于一个死人，比今天对一头死了的山羊，更会被认为是极其平常，无足轻重的小事。容忍在以前被认为是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的，学不会的美德，到这时，宽宏大度的君子随处可见，因为就连最鲁莽的人，由于受了空前的灾难，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整批整批的尸体运进礼拜堂的坟墓，以至于尸满为患。那些拘泥古制要家属合葬的人，更感到坟墓不够。后

来由于坟地全葬满了，只得挖些既深又宽的大坑，几百人合葬在一起。为节省挖坑劳力所见，常把初运来的尸体像海船装货一样摔在坑底，只盖上薄薄的一层泥土，然后把尸体一批一批地仍进坑里，直到装满才真正地埋起来。

我们的城市当时的惨状触目惊心，一言难尽，我不忍继续详谈，但需要补充的是，城里凄风惨雨，近郊和乡村并不因此而能躲过浩劫。乡下分散的小村子里，穷困的农民和他们的亲属缺医少药，更谈不上佣人照顾，日夜都有像牲口一样死在家里、路边和野花。他们也和城市居民一样恣意作乐，自暴自弃，放弃了农活和田地，每天都等待死亡而不再料理牲畜、土地和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过一天算一天，只顾把手头有的东西吃光用尽。牛、驴、绵羊、山羊、猪、鸡、甚至对人一直极其忠诚的狗都被赶离家园，在没有收割庄稼的田地里任意徘徊。许多牲畜看起来很有灵性，白天在田野里觅食吃饱之后，一到夜里，尽管没有牧人带领，也会主动回到住处。我们暂时抛开乡村回到城市里，苍天无眼，置人于不顾，人的心也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来因为疫情猛烈，二来因为病人太多，健康人害怕传染，不想照顾，任其自生自灭，从三月到起月，据说费罗伦斯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发生那该死的瘟疫之前，谁也没想到这城市竟有这么多人。哎，有多少堂皇的宫殿、豪华的住宅、漂亮的府第以前人丁兴旺，达官和贵妇济济一堂，而今连佣人也全都死绝，一个不剩！有多少名门贵族的产业、庞大的财富留下来而无人继承！多少强壮的男子、如花似玉的姑娘、逗角峥嵘的青年，就连加兰诺、希波克拉底也会看成是健壮的人，早晨还同亲友伙伴一起欢乐聚餐，晚上却和他们的祖先一起在另一个世界共赴黄泉了！

必须言归正传了，因为叙述这么多不幸的事，我也感到悲伤，乏味。费罗伦斯城的居民多数死亡了，所以礼拜堂里已经很少有敬神的聚会。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庄严的圣玛利亚诺维拉礼拜堂，出

现了七个年轻的女人，他们穿着恰合适宜的丧衣。他们的关系，无非是亲戚、朋友、邻居。其中最小的女郎，只有十八岁，而最大的只有二十八岁，所以均在妙龄；他们都是名门之后，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个个都是体态轻盈。

如果理由不充分，我必须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写出来，但她们下文所说的和所听的，的确有使她们难为情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慎重行事。况且目前社会的风气不象以前，又严谨了，而在她们当时，由于上文所说的缘故，人类纪律十分宽松，即使一些比他们老些的人也会享乐至上，何况这几位妙龄的女子呢？再则我也不愿意让那些嫉妒成性，对别人的生活隐私说三道四的人，用这些话作为抨击贞洁的妇女的口实。我只得根据个人的品格，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以便让读者明明白白，毫无困惑的知道她们的个性。

取年龄最大的作为第一个，我们不妨称她做潘的国尼雅。第二个叫菲雅美达，第三个叫菲洛梅娜，第四个叫爱梅里亚，第五个叫那丽塔，第六个叫内血莱，最后一个理所当然地叫做艾莉莎。她们事先并没有相约，那天在教堂不期而遇，见面之后大家围成一圈，长吁短叹，无心做祷告，变开始谈论眼前的情况和一些别的事。过了一会儿，大家不说话了，于是潘德尼雅开口说道：

“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和我一样，一定常常听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能。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而导致别人的死亡也不违法。假如说人们的权力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做法法律又认可，那么我们和任何别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采取力所能及的不妨碍别人的行动，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一想到今天早上和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各种设想，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我们大家早晚要为自己的下场提心吊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既然我们面对着完完全全的威胁，为什么不设法躲避？在我看来，我们留在这里就像是喜欢或者愿意观看有多少尸体

运来埋葬，或者倾听教堂里寥寥无几的修士在规定的时唱圣歌，或者身着这身黑色的丧服向每一个到这里的人表示我们落到了多么悲惨的境地。我们一走出门口，见到了除了病人便是搬运途中的死尸，再不就是犯有罪行，被当流放的犯人。他们明白执行法律的官员如今不是死了就是病人，便毫无顾忌地在全国四处乱跑，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嘲讽。我们见到的还有吸饱我们血的城市的渣滓，他们称呼自己是掘墓人，到处横行霸道，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嘴里还哼着流里流气的小调，拿我们的不幸开玩笑。我们的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快断气了”。假如还有人为死者感到悲伤的话，我们听到的只会是一片哭声。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原先人口云集的家里只剩下一个使女。我吓的毛骨悚然，在屋里走动的时候，好像看到了死者的灵魂，不是时常见到的熟面孔，而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叫我心惊胆战的别的恐怖形象。因此，不管在这里，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总是不舒服，眼下更是如此。除了我们之外，凡是心脏依然跳动、还能走动的人好像都不住在城里了。我经常观察到别的人，不顾廉耻，不论独身一人也好，成群结队也好，夜以继日地吃喝玩乐，为所欲为。不单单是世俗的自由人，甚至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出家人也觉得别人在干的事他们都可以做，变得淫乱侈逸。假如情况如此，我们还待在这里赶什么？我们还等什么？我们还存有什么幻想？既然问题牵连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凭什么要比其他的市民落后，迟迟不采取措施？难道我们以为自己不如别人？难道我们觉得维系我们生命和肉体的链条比维系别人的更坚固，而不需要提防我们伤害我们生命的威胁？我们错了，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假如我们有那种想法，那无疑是糊涂透顶！只要想象这场残酷的瘟疫夺走了多少年轻年老的女人的生命，目前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因为疏懒和迟疑，我们虽说想逃避却没有想到逃避的方法。我以为唯一的万全之计就是和许多在我们之前的人一样离开这个城市，同时要像躲开死神那样躲开别人放荡的行

为。我们大家在乡间都有好几处别墅，为什么不搬到乡间去住，过清新寡欲的日子，在不超越理智的范围之内，任自己的兴趣宴饮欢娱。

“我们那里可以鉴赏像大海一样荡漾着的麦浪，可以倾听鸟儿动听的歌唱，虽然人类正在对人类泄愤，但永恒的美丽，是永远不变的，与我们在城墙内所看见的天地，当然会大不相同。那里的空气是比较清新的，我们可以找到生活上有兴趣的东西，又可以减少忧愁。虽说乡村的人们和城市的一样病死，但毕竟人口稀少，我们所能看见的悲惨的事情，当然会少了。更进一步说，又没有人怀疑我们遗弃了别人。说老实话，我们是被人遗弃的，我们孤苦伶仃地在这种苦难中手煎熬，因为我们的亲属，死的死，逃的逃。”

“实行我的建议，我们是无可谴责的；不赞成我的建议，只能得到痛苦、烦闷或死亡。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带些仆人卷起我们必需的物品，逃出城去，享受一下时代所允许的住在别墅中的快乐生活。让我们美好地生存下去，睁大双眼，看看上帝怎样结束这场瘟疫。并且记住：邪恶的留下，有损于他人；圣洁的出奔，却无害于我们。”

大家听到了潘德尼雅的这番话，不仅称赞她的意见，而且表示愿意照着做，甚至着手讨论实施的细节，好像一起身就出发似的。可是菲洛梅娜十分小心，她说：“

“姐妹们，潘德尼雅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不能随心所欲，想走就走。要记住，我们都是女人，年龄都不小了，我们都知道，假如没有男人参与，一群女人聚在一起是做不成大事的。我们生性变化无常，不安分，小心眼，又胆小，所以我很担心：如果仅仅是我们几个而没有男人领头，我们很快就会解散，并且闹得不愉快。所以我们在决定之前还得从长计议。”

艾莉莎插嘴说：

“一点不假，男人们的确是女人的领袖，没有他们的帮忙，我

们做事很少能圆满成功。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男人陪伴？我们都明白，我们的男性亲戚大多已经丧生，活着的也像我们想做的那样，各自结伴，逃得无影无踪。请陌生人同行又不恰当。如果我们以性命为重，就得想出妥当的办法。我们即是出于需要安全，旧不能招来麻烦和流言蜚语。”

正在这时，礼拜堂中，出现了三个青年男子，其中最小的一个，看来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他们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恐怖、亲友的死亡和对自己生存的恐惧而失去生活的热情。他们三个，第一个名叫巴德洛，第二个菲洛斯特拉托，第三个狄若纽。他们十分快乐活泼，时常去看望他们的情人，去安慰那些痛苦的灵魂。巧的很，这七位女子中就有他们的情人，其余的女子，也和他们有亲戚关系。当这些女子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些女子，于是潘德尼雅情不自禁地嫣然笑道：

“看看吧！这几个谨慎而又狭义的男子，应该是上帝派来完成我们的计划的，如果他们不被我们拒绝，他们一定愿意做我们的向导。”

内雪莱的情人正是三个青年当中的一个，她羞红了脸说：

“天哪，潘德尼雅，看你说的！我很清楚刚来到的那三个人，他们都是没有说话的好青年，我确信他们能对付比这更艰巨的事。我还认为他们品行端正，别说与我们为伴，就算陪伴比我们更美丽、更高贵的女士也不会羞耻他们。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互恋着我们中间的几个人，我疑虑的是，假如他们陪伴我们，虽然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做错什么，诽谤和指责依然会落到我们头上。”

菲洛梅娜接着说：

“这有什么关系，身正不怕影斜，只要我自己问心无愧，管别人怎么说，上帝和真理保护我的名益。啊，如果他们愿意加入进来就好啦！到时候，就如潘德尼雅所说的，我们就可以说命运帮我们成行了。”

别的女子都认为没有必要再辩论了，应告诉那几位男子他们的计划，并询问他们是否愿加入这次出游的诚意。潘德尼雅由于和其中一人有亲戚关系，便自告奋勇，起身走到他们站着的地方，行了一个见面礼，然后说出了她们的全部计划，并以姐妹们的名义，请他们以兄妹般纯洁的爱来陪伴他们。

后来听她说得十分恳切，知道果有此举，便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效劳。由于他们共同商定了起程的时间，旅行的终点，并预备所有的应用之物。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三，青年们带一名男仆，女子们带着几个女仆，迎着晨光，出城去了。他们大概走了两英里，来到他们事先选定的第一个目的地。

那地方在一个小山丘上，离东西南北通道都有一段路程，山上草木郁郁葱葱，环境真是赏心悦目。山顶筑有一座宅邸，中央是一个宽大幽雅的庭院，走廊、厅房和卧室环绕四周，室内布置高雅，墙上装饰着色彩明丽的图画。宅邸外面是草坪和长满奇花异草的花园，原内还有清冽的水井。宅里有地窖，贮藏着各种美酒，不过这玩意对于端庄娴淑的女士们并不合适，只好让给在行的酒徒们去品尝。才到的人高兴的发现，房屋已经打扫干净，卧室里被褥准备停当，摆满了合时的鲜花和灯蕊草环。

于是他们都坐下来，讨论前进的计划。名叫狄若纽的青年男子，最乐观，最有智慧，而且人品极好，他首先说：

“各位女士，不是我远虑，而是你们的建议，把咱们送到这里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来到这里还是心情愁闷。我呢，在出城的时候，已把愁闷丢在城里里边了。所以我热切地要求你们打定主意，打开愁眉，过些欢乐的日子，大家说说笑笑，唱唱歌儿，才是最好的。否则，还不如让我回到城里去受罪。”

潘德尼雅的重重心事好像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她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啦，狄若纽，我们希望过得快活。促使我们逃出城的正是愁苦，可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为我出的主意，组成了这个

快乐的集体，然而要让我们能长久快乐，我想应该从我们中间推选一个首领，大家要尊敬服从他，热闹感他想出消遣的办法，好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快活。为了让大家都体会到当领袖的责任和乐趣；为了让没有尝试到的人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起妒恨之新，我提议每天轮流让一个人承担责任和荣耀，第一个当政的人由大家公选。到了第一天傍晚，担任首领职务的他或者她就选择继承人，继承人在位期间，可以随意安排消遣我们光阴的处所和方法。”

大家听到这一席话非常高兴，便一致推举她做第一日的统治者。菲洛梅娜走到一株月桂花下，这是她所知道的常用来加冕的最尊贵的名花，她摘下几条细细的花枝，编织成一顶富丽堂皇的花冠。这种花冠象征着统治的权利；她加到某人头上，就使她或者他在这个团体生活中，能够管理其余的人。

潘德尼雅被推举女王之后，吩咐大家静下来，并且把三个男仆和四个使女叫来。等大家安静后，她宣布说：

“既然大家推我做第一天的女王，我就定下一些规矩，希望我们相处时的日子过得尽可能井井有条，大家心情愉快，越活越高兴。因此我首先任命狄若纽的仆人帕敏洛做我的总管，负责所有的饮食和照顾整个邸宅的事务。巴德洛的仆人席利斯戈负责管理财物，听从敏洛的号令。西达逻除了照顾菲洛斯特拉托之外，还要在狄若纽和巴洛德的房里伺候，因为他们两人的仆人已有别的任务。我的使女米西亚和菲洛梅娜的使女栗斯佳负责厨房，精心制作帕敏洛安排的食谱。那丽塔的使女奇美娜和菲亚美达的使女斯特拉蒂莉娅在女士们的房里伺候，而且打扫我们大家起居的场所。我还要吩咐大家一件事，不管谁去哪里，从哪儿回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要想得到大家的好感，就是带回愉快的新闻。”大家都毫无异议地赞成这些命令，这使潘德尼雅更是快活，她接着说：“这里草地、花园和许多幽处胜所，现在让我们畅游其间，享受天然的景色。但大家应该在膳食回来，好趁着天气凉快的时刻聚餐。”这些